

梁智鴻 醫的藝術



他生於醫學世家，父親及妻子都是醫生，卻讓子女做喜歡的工作，沒有一個行醫；儘管「揸刀搵食」，他拿起支筆同樣頭頭是道，幾萬字的書，四個月完成；先後出任醫院管理局和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，回歸前後做過立法機關議員，也曾是行政會議成員，這個行醫大半個世紀的公職王，一言蔽之形容「醫學是科學，行醫是藝術」。行年80，仍然口若懸河、健步如飛，金刀未老，從無想過退休，他是「金刀梁」梁智鴻。

以為醫生睇症「例遲」，這個髮型恆常中間分界、穿筆挺三件頭西裝的中環人，訪問當日早到十分鐘。「以前教授教落，一定要準時。」還是那副招牌朗笑的梁智鴻，安坐「明德椅」拍照（「明德椅」以明代風格設計，是香港大學頒贈予「明德教授席」捐贈者，以表達謝意的紀念椅），說起他與醫學院的淵源，由父親到胞弟，都是港大醫學院畢業生，到後來他重返母校擔任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，兩代一門三傑，情深意重。

想做醫生是受父親影響。「爸爸（梁金齡）在香港仔行醫，那時香港仔仍是偏遠的漁村，要坐貨車去，爸爸是那裡唯一的醫生，也是唯一諳英文、可與政府官員溝通的人，所以大家有甚麼，都會找他幫忙。」

打仗時梁家一度離開香港，戰後他父親再度於香港仔執業，那幾年的人情味，還有行醫可幫人的記憶，深植他的腦海。「那時在香港仔行醫，因為無人會去那裡賣藥，爸爸和媽媽要用大藤籃，每日帶藥物過去；我最記得媽媽大肚時，都要坐那些改裝貨車，挽住幾個籃入去。」

打風接生 過年簽死亡證

在困乏的年代，大部分的父母都得為口奔馳，每周返足七日工是常態。「唯一見到爸媽就是星期日，跟去診所，他們看病，我們就坐在一角，有時幫手執藥，那個時代藥水是溝出來的。」權充小小藥劑師邊學邊做，教他更理解診所的日常運作。「戰後回港，住過幾個地方，最初住在油麻地黑布街，當時香港百業蕭條，一家七口住在板間房，後來搬了去英皇道、皇仁書院附近。」

自小立志做醫生的梁智鴻，考進聖若瑟中學，每天坐電車上學，讀到最後一年才轉到皇仁：「因為我想讀醫，必須要考生物學，當時聖若瑟沒有高級程度的生物學課程，所以要轉校。」

「（當時）父母都很忙碌，沒有在我讀書的時候教我甚麼，但好多身教，最記得有次八號風球，有位水上人要生仔，他二話不說就跳上舢板，幫人執仔。」還有那個教他記足大半個世紀的大年初一：「最記得有位蠶家佬過身，那是年初一，好多人覺得是大忌，但爸爸照去簽死紙（死亡證）。那年代求醫很多時不是付錢，而是封利是，10元左右，加一斤魚和蝦乾，最特別的感受是，做醫生真的可以幫到人。」

小時候品嚐海鮮的機會多的是，但梁智鴻偏偏無福消受。「好怕食魚，食親魚都鯁骨，鯁過七次骨！」笑言這或與自己口若懸河，喜歡邊食飯邊說話有關。

他有七兄弟姊妹，只有他和胞弟、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是讀醫。「我和弟弟性格很不同，弟弟比較內向，我就外向，他排第三，大家相差五歲……我是有點大哥格，好多主見。」那些年，父母想要抽空教導孩子不容易，可幸梁家的孩子都很爭氣。「我們比較好彩，爸媽讓我們七個都可以讀到大學，讓我們都有自己的專業」。



馬會支持港大擴建校園，時任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（右二）出席銘謝禮，在賽馬會教學樓前留影。

兩個患上同一種疾病的病人， 醫生也可用不同的方法診治，所以說這是藝術。

讀醫 一理通百理明

這個擁抱自由主義的父親，也喜歡讓子女自由發揮。「我讀醫、太太讀醫，但女兒在英國攻讀哲學、政治學及經濟學（PPE）畢業，兒子做工程師興建度假酒店。他的公司在曼谷，但他長期穿梭於內地、中東、非洲等地，香港只是過境地，往往在港只會留下一句：爹地，我今晚回家睡就是了。」教子方程式，無招勝有招。

1962年畢業於港大醫學院的梁智鴻，讀醫一樣舉重若輕。「讀醫是一理通百理明，明白原則，將原則伸展到其他地方就是。」畢業後在港大任教了16年，他直言強記無用：「今時今日跟過我的學生，都說我教書最好，因為不用強記很多東西，我只會教他們幾個重要原則，遇到這個情況，你有三個問題要問自己，記住三個原則，就可以伸展到其他情況。」梁智鴻自言人生之中遇過幾個恩師，終身受用。

醫學是科學 行醫是藝術

選擇外科專科，也反映他的人格特色。「外科醫生通常會說，先打開（開刀）看看情況，內科醫生則喜歡先作思考。我跟過幾個外科的師傅，很欣賞他們的工作，也欣賞他們爽快決斷的性格。」行醫多年，他謙稱是終身學習，「每見一個病人又學到新事物……要知道永遠無完美，只有更好，沒有最好。」他認為，醫學是科學，行醫卻是藝術。「兩個患上同一種疾病的病人，醫生也可用不同的方法診治，所以說這是藝術。」

1970年代初，梁智鴻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進修，之後有幾間，包括在芝加哥及佛羅里達州的大學向他招手，提供教席邀他留下服務，他將因此有機會取得美國公民資格。不過思前想後，這個英語能力勝過中文的「香港仔」最終還是婉拒，原因是心底裡，他服務香港的心仍然熾熱，也不願到彼邦做二等公民。「現在回想起來，當時決定是對的。」

做公職，某程度是將我從一個狹窄的醫生環境擴闊開來，是一個學習的過程。

行醫這些年，梁智鴻這樣表達最苦與最樂：「病人可以再行路、可以康復，做回平常會做的事就是最樂；但當你用盡方法去醫，病人都是好不了，這就是最苦。」他說，「病人康復是頭獎，但你盡全力結果不盡人意，也只能接受……當然會失望，但不應洩氣。」

醫德比醫術重要

謀事在人、成事有時也得看天，只是醫德和醫術之間，輕重就易揀得多。「醫生非單醫病，更是醫人，好多人說醫生是否搵好多錢，我相信好多我們私人執業的行家，十個裏有一兩個病人，是不收錢或者減價應診。」

既是醫生也是公職王，由手術怡到社會服務，他謂互相影響，也一脈相通。「每一份工作都是一種學習，醫生識得醫人，但對社會的認識未必很多，做公職，某程度是將我從一個狹窄的醫生環境擴闊開來，是一個學習的過程。」他舉例，當醫學會會長期間，遇到的都是醫生，大家同聲同氣，但擔任醫管局主席，其董事局成員很多不是醫生，而是很有經驗又知名的行政人員，如何駕馭他們的思想？這是學問。因此幾大幾細的公職，也是一種學習。」

他謂「上醫醫國、中醫醫人、下醫醫病」，從未想過退休的他，笑說年齡只是一個數字，慶幸妻子與他有相同愛好，就是工作，所以很合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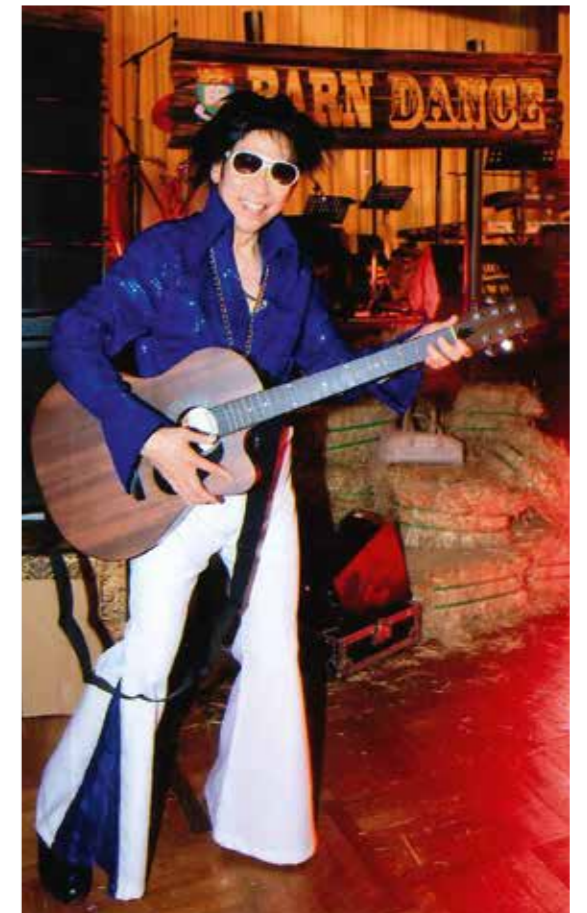
任馬主 笑言少探愛駒

梁智鴻目前是「金刀之友團體」名下馬匹「良朋共盛」的其中一名馬主。他不時偕妻子去馬場消遣，也曾是退役團體馬「金刀銀鑽」的馬主之一。這裡「金刀」自然是他，「銀鑽」是他一名牙醫好友，他直言朋友在馬場共聚，是開心的事，只是過去養馬，總因工作太忙無暇探望，殊不知「金刀銀鑽」很爭氣，讓他拉了一次頭馬（2015年），十分驚喜。「朋友都說馬是要氹的，再養真的要去探望。」同是團體馬的「良朋共盛」有福了。

那梁智鴻如何評價馬會對社會的貢獻？「好多年前，馬會要求增加賽馬日，那時很多社會人士反對，認為鼓吹賭博，我是第一個去聽證會表示贊成的人，因為在我心目中，香港賽馬會不是一個賭博的地方，而是一個慈善機構，每年撥很多錢給香港做慈善工作，如果沒有馬會，很多工作可能開展不了。」他舉例指，醫學專科大樓、伊利沙伯醫院的癌症中心及防癌會在黃竹坑的康復中心，馬會都有份支持。



80歲壽宴上一對子女以「壽桃」向他祝壽



2012年在港大活動上的「貓王」造型



2014年馬會在「香港賽馬會社群日」宣布撥款推行「賽馬會安寢輕移計劃」，梁智鴻（後排右二）聯同其他主禮人，包括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（前排左二）上台祝酒。



以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身分參與「愛+人：賽馬會和諧社會計劃」。左為時任馬會董事、現任馬會主席周永健博士。

在任何環境，理性都好重要，人與人之間如無互諒互讓，不肯求大同存小異，是行不通的。

籲求大同存小異

他每次外訪或者去機構探訪，說手信大都購自馬會會所的禮品店 LEVADE，一來輕便，最重要還是視馬會為香港最大的慈善捐助機構。

馬會一直支持醫療衛生及復康服務等多個範疇的慈善工作，包括2003年沙士爆發，馬會透過其慈善信託基金捐款5億元支持設立「衛生防護中心」，及捐助2.5億元予醫管局推行「賽馬會安寢輕移計劃」，協助公立醫院安裝病人吊運系統及電動病床等。

金刀未老，未言退休的梁智鴻除了在電台開咪，又寫書回顧人生歷程，書名叫《理性的呼喚》(The Triumph of Rationality: From Surgical Practice to Public Service)，對應今日社會，作為社會領袖，確有先見之明。「在任何環境，理性都好重要，人與人之間如無互諒互讓，不肯求大同存小異，是行不通的。」

這名「揸手術刀搵食」的仁醫正計劃將電台節目訪問的不同人物，書寫成不同的人生小故事，值得期待呢。



2008年出席世界腎臟日活動，聯同其他嘉賓主持開球禮。



2015年為「金刀銀鑽」拉頭馬（已退役）

梁智鴻成長之路

1939 出生



家庭背景

- 父親梁金齡，1938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。
- 胞弟梁智仁，骨科醫生，現任醫院管理局主席。
- 妻子馮令儀，瑪麗醫院前放射科主任。
- 育有兩子一女

教育

中學 聖若瑟中學、皇仁書院
1962年 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



公職及榮譽

- 1988 – 2000 先後擔任香港立法局及香港立法會議員
- 1988 – 1992 香港醫學會會長
- 1991 獲頒授大英帝國官佐勳章
- 2001 獲頒授金紫荊星章

2002 – 2004

醫管局主席

2005 – 2010

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

2005 – 2012

行政會議成員

2006

獲頒授香港大學名譽科學博士

2009 – 2015

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

2010

獲頒授大紫荊勳章

2010 – 2015

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主席

2013 – 2017

標準工時委員會主席

現職

香港愛滋病基金會主席、香港防癌會會長



後記 少年智鴻的煩惱

因為訪問，才赫然發現，眼前頭髮烏黑又健步如飛的梁智鴻，原來已經80歲。求問駐顏心得，招牌朗笑後，他向在場工作人員拋下兩句：繼續做、睇開啲。「要接受自己未必好似以前那樣，行不到五層樓梯都得接受……」

除了駐顏有術，三件頭西裝和髮型中間分界，也是他的個人標記。「我不是一個姿整的人，但肯定是一個愛齊整的人……這麼多年，我未嘗擁有過一條牛仔褲。」穿窿牛更是no way。

至於中間分界，他不諱言會幾何時，這是「少年智鴻的煩惱」。「梳左梳右都彈起，做細路仔十幾歲時好尷尬，用髮蠟或者夜晚用網套住，第二天醒來仍是彈起……」

兄弟姊妹之中，唯獨他有這個煩惱。「細時覺得好陰功，而家完全無嘢啦，最驚是光頭。」駐顏心法，相信包括清心直說。

精采訪問片段

